

文學週報

第三六一—三五〇期

文学週報

第七卷

上海書店印行

文 學 週 報

第 七 卷

1929

開 明 書 店

文 學 週 報

第 七 卷

一 九 二 九 年 一 月 合 訂

實 價 一 元

文學週報第七卷目錄

論文

題 目	作 者	頁 碼
最近俄國的小說界	趙景深	一
小泉八雲談中國鬼	趙景深	六一
托爾斯泰小說論	趙景深	二二六
北歐神話的保存	玄珠	八
希臘羅馬神話的保存	玄珠	三四九
埃及印度神話的保存	玄珠	三七九
傳奇雜劇排刊體例	傅東華	六五一
懷托爾斯泰(蒲寧)	徐霞村	二二一
論現代中國的散文	朱自清	六二一
論地方傳說	顧頡剛	三八二
林和靖的詩	陸侃如	五九一
托爾斯泰童話論	顧均正	二四七
我寫詩的經過	鍾敬文	九九
試談小品文	鍾敬文	七七八
暫且題一個自剖能	黎錦明	三一九
兩種作家	黎錦明	七七三
革命文學運動的觀察	李作賓	一八一
變態性慾的林和靖	孫席珍	五九六

對於文學的三種態度

謝位鼎 六八一

『雜拌兒』

鍾敬文 六三七

驢背詩人李長吉

王禮錫 七一一

『鬚鬚翠的一夜』

朱湘 六八三

托爾斯泰論(涅槃)

故劍 二二九

『紹興歌謠』

孫席珍 七九三

關於書籍與讀書

梁遇春 五六一

『荷花』

孫席珍 一五一

少年主人公的文學

高明 四三九

『雨後』

孫席珍 九三八

文藝與時代

姚方仁 四五二

顧實文學史的估價

博董 五七

林處士的人生觀

李寶琛 六四一

戴萬葉的翻譯小說

博董 九一

書評

纏綿的托爾斯泰

博董 三一六

『髮鬚爪』

趙景深 九八

騙錢的小說學大綱

博董 四六九

『白癡』

趙景深 四四九

野鴨與野雞

博董 六二七

『高加索民間故事』

趙景深 四七六

『廣州兒歌甲集』

招勉之 三一

『菴』

趙景深 五七一

『維特劇本』

盧劍波 六九

『安徒生傳』

鍾敬文 七八八

劉半農譯品的一斑

全農 五四九

『花束』

鍾敬文 四四三

『荷花』

周樂山 四七八

三卷新的創作

滕沁華 七三八

西洋文學的漢譯

四〇〇

「花之寺」

弋靈 六八五

賓陳鍾凡先生

汪靜之 五四三

茅盾的三部曲

復三 七八三

公文程式化的大著作

開脫 六三五

「巧舌婦的故事」

樊續 七四四

陳鍾凡抄書都錯

冷眼 六六三

「紹興歌謠」

葉德均 七四八

中國寶貝回聲之回聲

李金髮 四〇三

感想

讀了中國寶貝以後

拔毛 四五六

文學隨筆

趙景深

文學漫談（遺著）

羅黑芷 三五九

安徒生的玻璃鞋

一四七

假隱士林逋

劉大白 五九五

長虹的真面目

一四八

雜談托爾斯泰

老汪 三〇五

誰都免不了有錯

一七八

劉夢葦與新詩運動

朱湘 三二二

答獅吼半月刊評荷花

三四〇

草莽集的音調與形式

朱湘 六四五

梔子花球不用的序

三四二

美國通信

朱湘 三四三

濟慈的夜鶯歌

三九六

荷馬史詩裏的羅托斯

朱湘 九四九

俄國民間故事研究

三九九

我也有創作集麼

趙景深 一八四

專家與資格

哭泣

史記中之人物描寫

宋代的民間故事集

托爾斯泰曰

易卜生語錄抄

鐵塔篇的時間錯誤

紹興的鸚哥戲宣卷等

關於幾個中國鬼

讀托爾斯泰的復活

卓文君與莎樂美

郭沫若與王實甫

基督徒的誤會

幻滅中的強惟力

趙景深 六六七

顧仲起 四六

周樂山 五五三

萬曼 一四九

托我斯泰 三〇一

潘修桐 四五八

張眠月 七三

薛英 一一七

戈寶權 四三七

司君 二五六

露明 五七四

露明 六六五

鄭士英 五七五

雲裳 五七五

文藝辭典的小錯誤

王小維 六六六

民俗

小品

民間醫藥衛生學

命名的信仰

關於喚名收魂的傳說

印度半蠻族的神話

目蓮戲中小丑的自白

關於民間醫藥衛生學

一

二

三

小說

某殖民地發生的事變

謝六逸 五三一

江紹原 一二一

江紹原 四〇九

清水 四八四

賀昌羣 一七

孫席珍 一〇二

婁子匡 八一四

仲兆槐 九五二

嚴中平 九五三

若水 九五四

紀夢(托爾斯泰)	耿濟之	二六四	四八頭腦	孫席珍	三六六
牧童坡(莫泊桑)	李青崖	四八九	局外人	孫席珍	五七六
瞌睡來了(柴霍甫)	趙景深	三二四	指甲上的星	王任叔	八二三
托爾斯泰的代表作	杜衡	二八八	照抄的文章	彭家煌	五〇四
不幸的軀體	戴望舒	二〇	男性的悲哀	左幹臣	五二二
工作死亡與疾病	雪君	二八四	爲生活	周樂山	七八
住持捉奸(鮑嘉學)	羅皚嵐	三六一	淒咽的夜宴	周樂山	二五
女人的急智(鮑嘉學)	羅皚嵐	四二四	某胖子	周樂山	五二三
吻(猶太沙比若)	康嗣羣	八〇七	別離	葛有華	一三二
梅和鶴	許欽文	六一四	剪髮的故事	洪北平	一八八
暮春時節	王以仁	九〇二	醉漢筆記	洪北平	三三四
枇杷	王以仁	八九七	銀影	王家楫	一六六
楚漁	王以仁	九一四	逃學	孫學洵	四三二
家教	孫席珍	一九六	紅的魚	張源	五二

沙灘上的鯉魚	張源	一一四	懷林和靖	鍾敬文	六〇五
老大的喜期	張直覺	三八九	寄北平豈明老人	鍾敬文	七五五
騷動	魏友非	一〇八	海行日述	鍾敬文	
散文			一		五八八
王以仁的幻滅	許傑	八三五	二		六六九
無隅之死	朱自清	一一	三		七〇一
打魚	念生	四九六	四		七六二
小梅尺牘	小梅		五		八三一
四		一一二	昏絕	陳翰儀	八二五
五		一四四	滁州西澗	朱錦江	九四六
六		一七六	詩歌		
七		二一〇	僅存的陰加人(嘉羅)	朱湘	三六四
八		三八八	淒暗的時間(梅特林克)	戴望舒	三八六
九		四二八	冬日的希望(梅特林克)	戴望舒	五七三

第七卷的開始

趙景深

本報已經出到三百二十幾期了，在性質相同的週刊，牠是壽命最長的。回顧過去，與禮拜六派文丐挑戰，也有過相當的成績。一向都是偏重於批評與介紹，只是幫助我們的朋友太少，所以踽踽獨行，頗有淒涼之感！本來這樣小小的一個刊物，較長的創作是容納不下的，只好登些短小精悍的評論。再說，出雜誌總應該有些時間性，試看英、美、法各種雜誌，如法國莫考萊、倫敦莫考萊、英國讀書界、美國讀書界、紐約時報書報評論、Dial、New Adelphi 等等，哪一種不是側重於研究和書報批評呢？報到底是報，書到底是書，我們極想把文學週報弄成『報』，不想把牠弄成『書』。

我們想請求各方面的幫助，很誠懇的希望着：

一、讀者的幫助 有人來信說：『聽說你們所定的徵稿條例是虛設的，』這實在是冤枉！我們歡迎來稿，有如大旱之望雲霓，決不是虛設條例。不過詩稿太多，就是好稿子也難得有機會登出，這倒是實情。即如上卷李誦鄰、林漢達、李建新、楚狂、葉德均、石英、朗山諸

先生的論文，作者都是我們所不相識的朋友，可見我們並非專登自己人的作品了。所以我們在這兒誠懇的希望諸位不相識和相識的朋友們多多惠賜一些論文、批評、文藝雜感、文壇近訊等等。從本號起，略有報酬，自然是很菲薄的，不過聊謝紙筆費而已。我們希望文學週報漸漸能改爲純批評的刊物。希望大家來織成這個夢境！這樣，對於促進文學界的進步，和導引讀書界的路徑，大約總可以有些效力罷！

二、出版家和作家的幫助。希望各大出版家和作家將新出的著作長期的贈送給我們，以便批評。自然，受惠是感激的，但我們所作的批評並不一定是稱讚，我們將說出心裏所要說的話。不過只要不是過分腐敗荒謬的，我們總只是按理說話，不加謾罵，也不說題外的事情。

惠寄稿件，贈送書籍，交換刊物等均請寄到上海寶山路寶山里七十號開明書店編輯所轉交文學週報社。

最近的俄國小說界

趙景深

在本報第三二〇期上看見徐霞村所敘述的最近的法國小說界，覺得這樣系統地敘述最近文壇狀況，對於讀者是很有用處的，所以我也引起興味來，做了這一篇。我們平日看慣了托爾斯泰屠格涅甫柴霍甫等一些熟人的作品和評傳，想來一定很願意知道最近俄國小說界的情形的。最近的斯拉夫評論我看過好幾期，說來說去，還是托爾斯泰阿史特洛夫斯基之類，沒有新的材料可取。因此這篇短文只能『燒直』梅爾斯基（Meysky）的近代俄國文學（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了。此書從一八八一年講起，可惜只講到一九二五年為止。出版處是 Routledge 公司，作者與 Baring 是英國研究俄國文學的有數人物，猶之日本的昇曙夢一般，所以這本文學史也就很有價值了。本文的譯名大半根據畫室所譯的新俄文學的曙光期，附帶着在此聲明一句。

新俄的小說家大半都是些『撲普起克司』（Poputchiks）所謂『撲普起克司』就是『達到某種限度的同伴』的意思。也就是說，他們對於新俄的政策與革命，都很同情，但實際上是只會用筆頭宣傳，不像無產階級的詩人那樣，還能夠做一些實際的工作。不過真正的無產階級詩人，大都沒有受過教育，所以做出來的詩只有思想可看，文字是誤謬百出，不堪卒讀。這真是一件沒法的事，一些小說家竭力要想左傾，結果依舊有些右

傾，知識階級的根性總是剷除不掉的。

這裏所說，以一九二一年至二五年爲限。

首先要說的，自然是曾經來華過的皮涅克（Boris Pilyak）。本報第三二三期傳東華曾譯過他的短篇小說皮短褐（並有葉靈鳳譯文）。第二三二期上也有過一篇蔣光赤的介紹來華遊歷之蘇俄文學家皮涅克，小說月報第十八卷第一二兩號上還有向培良從他的荒原故事裏選譯了雪風和臨谷。此外文學與革命新俄文學的曙光期俄羅斯文學等更有極詳細的介紹。他生於一八九四年，是俄德兩國的混合種。開始著作的時候是二次革命（一九一五）以前，但他早期的作品是不成熟的，還顯出摹仿蒲寧的痕跡來。一九二二年的赤裸裸的年頭（The Bare Year）出版，纔顯出他的才能。這部小說的體裁很新穎，沒有對話，只像是散文，簡直不像是小說。也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俄國的透視畫，表現出革命時期的苦痛。他受皮萊（Andrey Bely）的彼得堡的影響很大，也是歷史哲學，全書的主要人物就是俄國，俄國是原動力，是歷史的實體。此後，接著便出版伊凡德梅麗（一九二三）和第三都城（一九二三），還有許多短篇小說。不過皮涅克不會受過多大教育，所以文章的結構是不大講求的，時常在小說中突然轉換方向，另講一個

故事，甚至還愛抄錄別人的東西；第三都城中便把蒲寧舊金山來的紳士（有沈雁冰譯文，見雪人，開明書店出版）抄錄了一大段。如果皮涅克沒有新鮮活潑的精神，佈滿在小說裏，他的小說早就沒有人看了。伊凡德梅麗寫一個性慾顛倒的女子瑟妮亞，極爲可怖。她說：『革命在我看來，就是透澈的性慾。』皮涅克也到過英國，回國後寫了一部英國的故事（一九二四），大約頗多譏諷污蔑英國之處，所以梅爾斯基說：『這部書我們最好是不提起——因爲內中所說，大都是不可信的蠢話。』

受皮涅克影響最深的是吳禮甫（N. Ognev），他作有優那西共和國的肉汁等，但結構造句，都比皮涅克緊嚴一些。受皮萊的影響而較爲溫和的是李定（Vladimir Lidin 1891—）。

劉樂夫（Leonid Maksimovich Leónov 1899—）是個青年作家。他的小說最初出現於一九二二，大都摹仿萊美沙夫。他有一首散文詩，寫成吉思汗的一個軍佐，同時還寫俄國人的敗績和蒙古人的勝利，詩中充滿了兇暴和野蠻的情緒。批評家都說他是革命的危險人物，甚至不承認他是『撲普起克司』。

小說界的中心是在『舍拉披翁兄弟』（Serapion Brothers），這個名字是由霍

夫曼的浪漫小說中得來的。這一羣人中有詩人，有批評家，有戲曲家，但最多的要算是小說家。最著名的有尼克艇（Nicholas Nikitin 1896—）曹西欽珂（Michael Zoshchenko 1895—）飛定（Fedin 1892—）伊凡諾夫（Vserolod Ivanov 1895—）這四個作家。餘若加維林（Kaverin）思洛尼姆司基（Sloninsky）等亦頗有名。

尼克艇的小說冷靜而沒有同情，似乎還沒有跳出自然主義的圈子。最好的短篇是石頭，寫克來尼亞的戰爭。大意說白俄的軍隊來了，要鄉下人選舉縣長；赤軍來了，又叫鄉下人把縣長交出來，拿來槍斃，重行組織蘇維埃政府。但無論白俄或是赤俄來臨，在鄉下人看來都是一樣的，他們的收成並沒有受到一點影響，也沒有得到一點好處。

曹西欽珂的小說只是戰爭的簡單故事或是蘇維埃的生活。當代第一編上譯過他的一篇病人。

飛定於一九二二年試作庭園，已很成熟，頗似蒲寧的作品。

最著名的舍拉披翁兄弟是伊凡諾夫。他是西伯利亞的人，生活浪漫而且危險，做過變戲法的人，也做過排字工人。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這三年間在西伯利亞經過許多變遷，幾次從死裏逃生。他的第一部著作是自己排印的。一九二一年到彼得堡，受高爾基的

歡迎，同時還加入舍拉拔翁兄弟這一羣。他把耳聞目擊的西伯利亞內亂爲題，寫了許多恐怖的故事。寫得很有力量，使人看得一步步比一步緊張。一九二四年他的佛陀的歸來出版。最偉大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說嬰兒，結構緊嚴，極可稱讚，已譯成法文和英文。葉靈鳳的新俄短篇小說集譯過他一篇軌道上，戴萬葉在我們月刊第二號上譯過他一篇美國人。

西伯利亞的作者還有謝西珂夫 (Vyacheslav Shishkov)，本報第三一四期起東華曾譯過他的村戲。他也以內亂爲題，寫了小說結隊 (一九二四)。他也不能脫去自然主義的枷鎖，所以不敢觸到感情，只是循規蹈矩，如實的描寫罷了。

西伯利亞還有一位女作家謝芙林娜 (Lydia Seyfulina)，一八八九年生於西伯利亞邊界的烏拉爾山下。她的小說是舊式的，不像伊凡諾夫與皮涅克那樣的大胆。革命在她看來，不是一陣狂風，不過是電光的一閃罷了。

維西來 (Artem Vesely) 的小說極有力量。顫動得非常緊張，幾乎與詩不能分別界限。

最後的成功者是白倍爾 (Babel)，他的小說最初見於高爾基所辦的雜誌上 (一九一六)，後來七年在文壇中忽然不見了。直到一九二三年纔有短篇小說集出版，竟一